



轻悦读

放下天地 放不下你

谷研 / 著

赏读

历代男子的
执着与向往

时光不老此情不散，繁花满地如是爱来

石油工业出版社

轻悦读

放下天地 放不下你

谷研 / 著

赏读

历代男子的
执着与向往

石油工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放下天地，放不下你 / 谷研著. — 北京：石油工业出版社，2017.1

ISBN 978-7-5183-1496-6

I. 放…

II. 谷…

III. 男性—爱情—通俗读物

IV. C913.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32229 号

放下天地，放不下你——赏读历代男子的执着与向往
谷研 著

出版发行：石油工业出版社

(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2 区 1 号楼 100011)

网址：www.petropub.com

编辑部：(010) 64222241

图书营销中心：(010) 64523633 64523731

经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：北京晨旭印刷厂

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880×1230 毫米 开本：1/32 印张：8.5

字数：150 千字

定价：32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我社图书营销中心负责调换)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

前言

Preface

曾有执念，一直幻想容若的爱亦另有根芽，不是落地人间，碾碎融沙，不是红阑玉帐烛灯下，而仅仅就是初见别离，之后，纵然有不甘之情洒墨词间，绽放出举世情花，却不至荼毒一人成死殇……

情字几笔，写了千年，牵招了众生。窗外风雨琳琅，该珍贵的到底是巷里那个柔媚生辉的撑伞姑娘，还是满屋散着香暖之气的寻常女子，抑或竟是一个已经远去数年的斑驳倩影，有些感情，你骗得过天地，却骗不过自己。

愿将余生，化为静简，不悲不喜，心事从容。说什么玲珑骰子，安嵌红豆，抱柱啼血，那已是前人往事，说什么“放下天地，放不下你”，读着念着，且不必当真。

目 录
Contents

尽日君王看不足 / 002

舜帝：君不行兮，为湘妃留中洲 / 003

刘询：谁问，汉主故剑情深 / 010

曹丕：采过玄芝，终误流芳 / 017

高纬：忆小怜，小怜请上琵琶弦 / 024

李煜：砌下落梅如雪乱，拂了一身还满 / 031

赵佶：丹青不渝，何故爱要思迁 / 038

朱佑樑：一生一后，不叫花谢花飞 / 045

皇太极：生当复来归，死当长相思 / 052

福临：禅房草市，后庭花深 / 059

王侯将相芬芳歇 / 066

息侯：寂寞应千岁，桃花想一枝 / 067

夫差：灯花易残，美人成难 / 074

吕不韦：何如此生不谋爱 / 081

项羽：犹记楚宫花态，美人香草 / 088

曹操：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 / 095

周瑜：不慕群芳好，最爱此乔生暗香 / 102

韩世忠：动容她红粉征裙 / 109

辛弃疾：我白金戈铁马，也须众里寻她 / 116

戚继光：战尘收时，何处寻伊 / 124

公子且入相思门 / 132

李白：千古文章亦因情 / 133

温庭筠：依违，水风空落眼前花 / 141

李商隐：相思可成灰，市却无题 / 148

柳永：舞裯歌扇花光里，最风尘 / 155

苏轼：但愿人长久，生死共婵娟 / 162

晏几道：纵浓词写尽，只道不完情深 / 169

姜夔：相思血，都洒赤阑桥 / 176

纳兰容若：西风无意，吹落愁红 / 184

仓央嘉措：空幻情花，亦要把捉 / 191

绽放一地情花，覆盖一代青瓦 / 200

李叔同：华枝春满，天心月圆 / 201

苏曼殊：诸天花雨，皆是空相 / 209

胡适：纵月色愁绝，也请红颜莫嗟 / 217

吴宓：情苦，万象皆苦 / 224

郁达夫：曾经多情，生怕情多累美人 / 232

戴望舒：芭蕉不展，丁香愁结 / 240

萧军：思伊人心，如天边红 / 248

钱钟书：彩云易散，最是此情无散时 / 256





尽日君王看不足

舜帝：君不行兮，为湘妃留中洲

暮蝉声尽落斜阳，银蟾影挂潇湘。黄陵庙侧水茫茫。楚山红树，烟雨隔高唐。岸泊鱼灯风飏碎，白蘋远散浓香。灵娥鼓瑟韵清商。朱弦凄切，云散碧天长。

在唐末文人毛文锡写下这首《临江仙》时，世间已有各色浣花彩笺来落墨他与她们的生死爱恋，更有众多深情世人，执着拍板、笛子、笙、排箫、琵琶、箜篌，将她们对他的一片痴心和着悲壮曲调吟唱。

他是舜帝，而她们，是娥皇、女英。他和她们的故事，还要追溯至遥远的、青铜粗糙的上古时代。

彼时，盘古已开辟过天地，女娲也已补了那道缺口，但在天地间，人、神、兽还是无法清晰地剥离，天灾人祸轮番上演，人心也远未能开化。但好在，“三皇”之后，还是有“五帝”在以

天下为担当，他们全力以赴，企图在与天地万物的磨合中，为人类开创全新的纪元。

舜降生时，尧帝已在为天下励精图治了，而舜自己，在大任降临之前，也还有他自己棘手的事务要去处理和承担。年幼丧母，对幼童舜的冲击本已巨大，可是，父亲瞽叟非但没有对他生起怜惜，还在娶了后妻之后，同后妻、后妻所生之子象，一齐将致命矛头指向舜。

受尽家人冷眼虐待，却还能顽强地长大成人，舜就如他名字所象征的舜花舜草一样，蔓地连华，总是向着晓光而生。更难得的是，受此不公待遇，面对家人多年咄咄相逼，他对父母还能一如既往地孝顺，对弟弟还能真诚友爱。

敬畏生命又德行美好的舜，也因此受到周遭人的爱戴和举荐，但是，成为尧帝想要培养的接班人，他还是始料未及，而被尧帝以两位爱女相嫁，他更是受宠若惊。

那一年，他三十岁，在后世子孙所谓的“而立之年”，他迎娶了娥皇、女英两位妙龄帝女。他或许不是天生重瞳，但这两位天人女子便是他的重瞳。

她们嫁来，“家”对他来说不再只是寒冷凄切，也还有骄阳普照。她们嫁来，为他缔建了一个无关奢华却满室香暖的、只属



于他和她们的新家。

彼时新婚燕尔，平淡却也情浓。但那个生长之家带给他的劫难，他却还没有经历完。也是从两位帝女嫁进起，他的父母便更加仇视他，他的弟弟则对他如花美貌的娇妻生出歹意。于是，杀掉舜便成了他父亲和弟弟新的共识。

一次，舜告知两位爱妻去向，说父亲要他修葺谷仓。她们懂他，纵是心知这其中暗含凶险，但这位向来深怀孝心的夫君也绝不会违背父命，她们不想令他为难，叮嘱他速去速回，还将两顶斗笠系在他的身上。果然，当舜爬上仓顶，父亲便抽走木梯并点燃谷仓，大火瞬间蔓延。生死攸关时，舜身上的两只斗笠化为一双羽翼，他如鹏鸟般飞跃火线，降落在无火的地面。

也许，并不是那一双斗笠神奇，不过是他身手矫健，而家中谷仓又并不十分高大罢了。那一双斗笠，也未必就是她们亲手系上，更没有加持什么功力。但在被厉火包围之时，他定是想到了她们，才会那样坚定求生。

见舜毫发无损，获得他原谅的父亲和弟弟非但不知忏悔，还变本加厉起来。这一次，他们令他入井。挖井也罢，井中寻宝也罢，他被他们诳入井中，知他已进深处。他们便在上面填井。填罢，父亲瞽叟那始终偏向小儿的心终于落定，而弟弟象则已招摇

地走进舜的家中，摸着他家中宝琴，就只等着日暮之时，强占他的两位爱妻。

而这一次，吉人天佑也好，又有妻子暗中相助也好，他另得出路也好，舜又没有死。劫后余生回到家中，他面对弟弟的仓皇狡辩，也面对着痛心沉默着的娥皇、女英，他流下了珍贵的男儿泪。

他累了，多年疲于在父母与弟弟的谋害间逃命，他不想再这样下去，倒不是担心会被戕害，人固有一死，况且他的性命本就来自父母。但他太挂念两位娇妻的安危，更加不想因为自己的存在，让父母背上奸恶骂名。于是，他选择了逃离，家族钱财他丝毫未带，他只带着他生命里无价贵重的两位女子远走高飞。

历山。许多时人因舜的德行魅力聚拢而来，历山因他，耕耘热闹。而彼时，他也带着爱妻逃离父母已久，日子难得安宁。只是，当见到天上有飞鸟盘旋之时，他还是忍不住会想念家中父母：“涉彼历山兮崔嵬，有鸟翔兮高飞。思父母兮历耕，日与月兮往如驰。父母远兮吾将安归？”彼时，她们对他暖语劝慰，告诉他人生相聚会有时。

那一年禅让，舜接过尧手中象征天命的璇玑玉衡，开始掌管天下，而后数年，他一直是尽心尽力，建设章法，不敢辱没天

命，亦不敢辜负百姓期待。

虽然按照规制，他的两位娇妻要被分为正宫和偏妃，但不管是朴实温顺的姐姐娥皇，还是俏皮活泼的妹妹女英，舜都喜爱，若说情爱同样深切怕也有假，但他对她们的敬爱却是同样深切：是她们姐妹，肯下嫁于他；是她们，令他在父亲的杀伐中一次次逃生；也是她们，终助他执掌大业。

反是他，觉得有愧佳人。从前他因家事纠葛不能令她们安宁，而后，他虽与退位的尧相互扶持多年，却也与尧争权多年，最后还不得不将已老到昏聩还不肯放权的尧囚禁。尧于他，恩义如山，而尧更是他两位娇妻的父亲，他继位后，对将自己百般折磨的父亲瞽叟和弟弟象尚善待有加，却对岳父尧如此不仁，于情于礼，他都备受煎熬。彼时，又是娥皇、女英一次次劝他说，苍生为重。

是啊，那尚带着洪荒之气的天下总是多事，水患反反复复，民生也诸多艰辛，许多章制都需要革新，而下一位苍生之主的选拔与考核也不容他有疏忽……

日理万机，他从接位便开始，但要天南地北的为民情奔走，他却已记不清是从何时起，也记不得何时，他因心疼两位妻子的身体，不忍再让她们相随。她们肯静守在家中等他归来，倒不是

因为无法忍受奔波之苦，只是实在不忍令他分心。

其实，即便是他日夜不停地奔波在路上，心中又何曾忘记过她们！只是那种挂念与他对苍生的挂念更不同，如果说对天下是大义，他对她们则是柔情。

他又何尝不想驱车快马赶到她们面前，然后划起她们喜爱的龙舟一直划到水中央，他要在那里用桂木和木兰盖起宫殿，用香荪装饰墙壁，让紫贝铺满庭院，让满室满园都是花香，他会轻牵她们的玉手，引她们通过辛夷的门楣，来到白芷装点的卧房……

他亦知道，自己这些年多次因为公务繁忙误了和她们约定的归期，也因此，那两位亲自划着芳香龙舟在水上迎他的佳人，也一定是一次次败兴而归。迎他不得，那排箫声音落寞，她们那香荪的桨会断，香兰饰的旗也总是倒。一次次，性急的女英总会发起脾气，哭得梨花带雨，而向来温婉的娥皇则会在旁边默默垂泪——可是有什么办法，天下不安，那梦幻的相会便总是无法成真！

那一年，行至江南九嶷山，他已是风烛老者，还没来得及兑现归期诺言，长年奔走操劳令他生命最后的烛火也熄灭了。

那么多官员、百姓、侍从挽留无力，他的灵魂还是脱离了那倒在苍梧之野的肉身。恍惚间，他看见了九嶷山前那来迎他的一

众神仙，深知此生时日已到，他向那江河投下随身玉佩，还抛下他在沙洲边摘取的杜若，不为决绝，只为有朝一日，这些信物能随流水漂至两位佳人面前，让她们读到他也是同样的一片痴心。

他许是知道，闻他死讯，她们必会前来，前来寻他。但他或许不能想象，他的两位爱妻竟伤心至“泪下沾竹，竹上文为之斑斑然”。而当她们途经湘江之时，也许是见了他魂魄临行时投下的玉佩和杜若花，也许是想到曾经一起勾画出的那在水中央的浪漫，二位女子纷纷投身寒水湘江，殉他而去。那被她们血泪洒过的竹成了“湘妃竹”，而她们则化身为“湘妃”成了湘水之神，在那里，她们守护此水，更等候他这位“湘君”。

“君不行兮夷犹，蹇谁留兮中洲？”生前身后，舜帝湘君，都在筑一个在水中央的梦，梦中主角，也从来都是娥皇、女英二人。

身后，想来他与她们也会有魂魄往来，却到底还是无法长相厮守吧。否则为什么，那么多途经潇湘的后世男女，从那水岸的鼓瑟瑶琴里，听到的都尽是些哀怨惆怅！



刘询：谁问，汉主故剑情深

如果说，从废置公孙到继承大统，枯柳复生都是天意安排，那么，在荣坐明堂之后，还能在万千阻挠中坚持立糟糠之妻为皇后，那便是良知，更是爱情。

汉宣帝刘询的故事，还要从出生说起。

身为汉武帝的曾孙，他生来便流淌着正统的皇室血液，但还没来得及享受皇家的锦衣玉食，他便被卷入到一场政治飓风之中，那一场“巫蛊之祸”，对太多皇族和牵连者都是灭顶之灾。

从深陷囹圄的襁褓婴孩到死罪虽免，却又被下诏到掖庭劳作的孩童，再到许多光阴都在与病魔抗争，在“刘询”之前，“刘病已”便是他的名字，恩人叫他“病已”是希望他能“病愈”。而这期间，若不是有好心人救助，若不是自身顽强，纵是真龙天子怕也只能亡命浅滩。

虽没能成为恩人的女婿，刘询却是因恩人谋媒，与一位戴罪